

小淘气

埃·里济乌尔斯基著



埃·里济乌尔斯基

小 淘 气

李家善译

新 文 藝 出 版 社

• 1957 •

Edmund Niziurski
Księga Urwisów
雜誌 Nasza Księgarnia-Warszawa 1955 年版本

小 淘 气

埃·里济烏尔斯基著

李家善譯

新 文 藝 出 版 社 出 版

(上海康平路155号)

上海市書刊出版业营业許可証出011号

上海市印刷五厂印刷 新華書店上海发行所总經售

書号 1281

开本 787×1092 1/27 印张 18 3/27 插页 1 字数 341,000

1957年3月新1版

1957年3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15,000 定价(6) 1.50元

內 容 提 要

这是一部以一群小淘气为题材的波蘭现代作品。故事發生在相互毗鄰的狼山銅礦場和狼村。暗藏特务正陰謀爆炸地下湖淹沒礦場；同时用流血事件恐嚇和煽动落后農民对抗農業合作化运动。狼村小学由于教師忙乱現象很嚴重，教学生活不正常，勇敢、活潑、富于進取心的孩子变成了小淘气，有的逃学踢球，打架，但也有不少孩子秘密从事“反特行动”。最后他們探得敌踪，身入廢礦，与敌人展开激烈的斗争。在千鈞一髮之际，由早已对敌人撒下天罗地網的公安人員搶救脫險。在斗争中他們的坏習慣逐步得到了改正。他們走了正路，成立了少先隊。

目 次

第一部 校刊編輯和足球隊員 1

第一章 为什么狼村小学頂有趣?运动会在繼續。崗德拉先生。..... 2

第二章 編輯們的苦惱。斯托巴的秘密。哥拉。..... 14

第三章 編委会里的冲突。动物課。斯托巴复仇。开除。
卡尔里克的主意。..... 28

第四章 裁苏赫翻筋斗。做遊戲得付代价。听來的談話。
穿雨衣的人。..... 37

第五章 哥拉为什么迟到? “反特”行动。裁苏赫床下的秘密。..... 51

第六章 巴杜拉不高兴了。和哥拉的块斗。致命的一击。
銅脚板沃依特克。..... 58

第七章 傳說和技師。“野墳坑”边的会見。該死的“摘规划”。
黄昏的訪問。..... 78

第八章 父親出門了。自由万岁! 当心, 有特务! 98

第二部 卡尔里克和斯托巴的探險 106

第九章 办法很不錯。意外的障碍。逃走。..... 106

第十章 可怕的消息。学校被包围了。古曾特先生挽救危局。..... 121

第十一章 牛奶事件。在礦井里。这盞灯不能拿! 石架上
的尸首。神秘的爆炸。全部拆穿。..... 131

第十二章 救助。跟瑞林諾夫斯基的难堪的談話。斯托巴回家。
晚上誰在卡尔里克家里? 149

- 第十三章 上学还是不上学？他们为什么不揍人？巴杜拉的任务。…157
- 第十四章 孤独的悲哀。斯托巴抛开家庭的宠爱。傲徒卡
尔里克。跟柔德依先生见面。……………172
- 第十五章 陰霾密布。偷听来的消息。巴杜拉的札记。班级审判。…185

第三部 班级的中心 ……………207

- 第十六章 奇迹出现。记者的命运。“娘呵娘，你怎么搞
的？”在“野营队”里。次中量级。……………208
- 第十七章 在巴杜拉家里。“你害怕啦，斯塔胡尔卡？”
代表团出發了。皮鞭的故事。……………235
- 第十八章 好主意并非从天而降。不平凡的一晚。拘涅茨
和米克薩当众出丑。……………256
- 第十九章 “高級課堂討論”的歷史之一頁。斯塔胡尔卡回
來。被折斷的矛頭。“特刊”的出版問題。……………265
- 第二十章 巴杜拉的電話。……………278
- 第二十一章 “新來的”。米克薩吃苦頭。恐怖的兩小時。匿名信。…282
- 第二十二章 新氣象。“高級課堂討論”的復興。自由人米
克薩和高利貸者巴杜拉。……………301
- 第二十三章 心 ……………316

第四部 行動 ……………323

- 第二十四章 克洛巴先生的掃帚。公開討論特務。可疑者
的名單。“反特行動”小組。……………324
- 第二十五章 第一次失敗。戰線的分裂。……………340
- 第二十六章 偵查員斯托巴的勝利。彼列斯拉維叶茨怎麼不見了？…348
- 第二十七章 跟踪克洛巴。括兒干得“好起勁”。“猶大銀
元機”后面的茅屋。墳場上的墓碑。……………357

第二十八章	斯托巴的夢。“絲綢計”。合理化建議。好奇心和亦 外交。烏雅，卡尔里克小組！壁爐里的秘密。……………	370
第二十九章	新消息。干好事比干坏事要難些。巴杜拉被信任了。…	397
第三十章	追“第二組”的踪。战略的运用。在陷穽中。……………	414
第三十一章	坟头上的灯光。卡尔里克成了“埃及牧師”。 与克洛巴和解。……………	440
第三十二章	最后的跟踪。……………	454
第三十三章	“第一行动組”在活动中。致命的冲突。波列 斯拉維叶茨。……………	461
尾声	……………	477

第一 部

校刊編輯和足球隊員

第一章

为什么狼村小学頂有趣？运动会在繼續。尚德拉先生。

請容許我在談正經事以前，先領着您瞧瞧狼村的小学，也跟您聊聊小学里的一些情况。

狼村的小学老远就看得見。它那紅磚砌的牆头，在周圍茅草棚屋頂的上空，聳起多高。附近村子里的孩子們：銅土村、救濟院、松庄、甚至庇古多瓦的孩子們，都羨慕狼村这么一所小学：寬敞、磚牆、兩層樓……但是，說实話，这也算不了什么。学校大門口，在“狼村初級学校”小木牌上边，还挂得有第二塊，上面寫道：“狼村人民委员会”。而在学校小木牌底下还有另一塊：“狼村邮政电信代办所”。这是說，小学里还有同屋住的。

前不久开始运來了磚，村委会和邮政局要盖新房子，房子將盖在公路的另一边。但是在目前，我上面說过，学校里有同屋住的，并且在整幢樓房里面，学校只占三間房：兩間樓上，一間樓下，于是上課就得來个二部制：高年級上午上，低年級下午上。

由于这个道理，在四年級和一年級之間，五年級和二年級之間，六年級和三年級之間，就老是在鬧糾紛。一边責难一边說，他們弄髒了地板，打翻了凳子，塗污了講壇，画光了所有的粉筆。但究竟过錯出在哪一边，那就永远是个謎了。

就只七年級沒有这种麻煩。他們的教室跟这幢学校大樓，相距足有一百公尺，是在一間向莪苏赫租來的茅屋里，莪苏赫在

战后搬到新屋里去了。这兒稍許暗一点，也稍嫌挤一点，但却没有人觉得碍事。

六年級学生們的处境很特別。他們的教室在樓下，跟村政府正对門，只要農民們想开个什么会，那就得給他們騰教室。而那些个成年人想必全是些稀里糊塗的脚色。这种看法至少在值日生中間頗为流行。他們老是帶來些稀泥爛漿，沙子稻草，留下些火柴头，香烟盒。有时候你正动腦筋做習題，拿鋼筆尖往墨水瓶一蘸——嘿，你蘸出一个烟屁股，墨水漬一准糊滿一張紙。有一趟值日生雅济卡在凳子中間找到一床草墊和一只破鞋底，而米克薩甚至獵獲到一只小酒瓶，就在他自己那一伙哄堂大笑的时候，他还从酒瓶里吮出兩滴酒來，故意“巴嗒巴嗒”嘔着嘴，嬌滴滴地揉肚皮。巴杜拉的怀疑很近情理，米克薩根本没找着什么酒瓶，是他自己从家里拿來的。像米克薩这种淘气包，什么花样搞不出來呵。他跟他的那一伙，甚至对这种會議覺得十分滿意。每开过一次会，他們就滿教室搜索，找烟屁股。过后当他們在狼山放牛的时候，就跟哥拉一起抽。

有时他們甚至撈得着木柄兒和玻璃管兒。有一回他們找到差不多整一盒“强力牌”，不知是哪个心不在焉的農民拉下的。而所有这一切，都由于孩子們輪流打扫教室的緣故。按說打扫教室理应是公務員份內的事，也就是那位打扫村政府的克洛巴先生的事。但是这位先生以村政府干部自居，对学校却擺架子。等到校長先生責备他，說他在群众集会以后沒有打扫教室时，克洛巴就怪嚇人地吼道：

“札揚契科夫斯基先生，我是古普特先生手下的人。”

看样子他也承認教室是归他打扫的，只不过他認為擦地板这种事，一星期來这么一趟就滿够了。

为了这件事，校長札揚契科夫斯基經常跟村政府秘書古普

特吵嘴。并且編輯委员会还在校刊上揭發过这种混乱現象，这校刊是挂在走廊上的。有一回校刊上甚至出現过一幅关于秘書古普特和公務員克洛巴的諷刺画，作画的人是六年級最好的画家約涅茨，旁边还附上一首小詩：

教室里髒稀稀，大門口髒稀稀，
可酒瓶却藏在衣兜里。
克洛巴先生喝老酒，
克洛巴先生真稀奇。

这个奇耻大辱，几乎使克洛巴重病一場，因为他随处一轉身，馬上就有誰的惡作剧的声音，在他的耳边喊喊喳喳叫：“克洛巴先生真稀奇！”尽管他的心都要气炸了，又有什么用呵，因为什么也帮不了他的忙。

頂糟糕的是，孩子們和这位先生之間的关系，越來越緊張了。从这一天开始，狼村的出版自由也鬧得危机四伏。幸好那时候正討論憲法，因此秘書古普特不便公然侵犯公民的权利，否則校刊一准完結而它的編輯也一准遭殃了。

秘書古普特是一个神經質的人。比方說，有一趟他从村政府冲到走廊上，嘴里大喊大叫：“老天爺，这些个人呵，簡直都要叫人發瘋啦！”他身后跟着一位倒霉的当事人，手上拿着帽子。秘書古普特裝得沒有看見他，拿手絹擦着禿腦門，打發一个孩子奔到消費合作社，替他買冰啤酒。如果当事人是个老手，就会悶声不响讓古普特喊叫个痛快，并且心平气和地等待着。因为要不了多久，嚷了个够、哼哼唧唧的古普特先生，就会回到办公桌后面，大口大口地呷着啤酒，把該办的事办了。

所有这些事，从六年級教室里看得一清二楚，因为这个教室的門跟村政府的門正好对臉兒。

走廊另一端就是郵局。这也是个挺有趣兒的机关。

在正常情况下，主任弗西斯洛先生跟主顧們打交道，是通过一个帶欄架、开在房門上的小窗洞的。透过这窗洞，看見的东西不多。但却有進到里面去的办法。事情全得看弗西斯洛先生情緒怎么样。如果窗戶关得嚴嚴实实，門里只听得靠背椅的“吱嘎”声和沉郁的呻吟声，那就頂好別往里張望。弗西斯洛先生不痛快。与此相反，要是弗西斯洛先生打开窗戶，拿面包屑逗那些歇在廊柱上或是釘子上的家雀，这是好兆头，不妨試一試。有一回，斯塔胡尔卡湊巧碰上弗西斯洛先生这种好性子，他竟讓他打了電話。以后整整一星期，斯塔胡尔卡在孩子們面前誇口，說他打过了電話，引得大伙既嫉妒，又羨慕。直到七年級的哥拉把他戳穿为止：

“你打过電話啦？”他含嘲帶諷地笑了笑。“可知道打給誰的呵？”

斯塔胡尔卡滿臉通紅。

“我……就这么回事，不打給誰。”

哥拉开始哈哈大笑。此后就誰也不再嫉妒斯塔胡尔卡了，大伙光是笑他。沒有人願意相信斯塔胡尔卡的話。可他倒是实实在在打过電話的。他摘下耳机，揪揪曲柄，还用有点兒不像自己的声音“喂”了“喂”。不一会他就聽見耳机里“軋軋”响，有一个很輕的声音耗子似的“吱”一下。这时候他嚇了一跳，不知是由于心慌呢，还是由于緊張，就攔下耳机啦。弗西斯洛先生哈哈大笑，告訴他这是电台小姐在“报号”，該把電話號碼通知她。噓，拿什么通知她呀？此后斯塔胡尔卡很生自己的气：他当时神經脆弱，还胆小如鼠。对这位电台小姐，至少也該說一声“日安”或是“对不起”的呀。

進到邮局里面去的最好的机会，往往是在弗西斯洛先生烟卷抽光了的时候。那当兒，他敞开小窗洞，点点头，隨便招呼个

孩子，替他奔到消費合作社買“燃料”。自願效勞的人，总是供过于求。弗西斯洛先生滿臉是笑，把錢往外面一扔。誰搶着，誰撒腿就跑啦。有一回斯托巴撈到這份差事。由于拿來一包“飛行員牌”，弗西斯洛先生讓他蓋了六次郵戳，還給他表演郵戳上的日期怎么個調動。臨了，斯托巴把許多紀念日的日期，蓋在手上，就这么來來往往走了一星期，還拿給低年級小家伙們看，叫他們猜這都是些什麼紀念日——一時鬧得好不熱鬧。

弗西斯洛先生也讓你搞些別的事。這全得看你的機會巧不巧。比方說讓你發售郵票羅（從一張足有桌面那麼大、上面打着方格洞眼的膠水紙上扯下來），在精密的小天平上稱信羅，在大的磅秤上稱包裹羅，在包裹上貼號碼羅，有時也叫貼上些別的印着紅字的籤條：“快遞”，“注意，輕放！”，“小心！”。要是你向弗西斯洛先生央求央求，有時他也給你一些這種籤條。有一回米克薩搞到三張“小心——玻璃”的籤條，拿來貼在佐西卡背上。佐西卡挂着這些籤條兒，展覽了兩個鐘頭，不明白為什麼人家老跟在她後面追，還嘻嘻哈哈沒個完。從這個時候起，大伙就管佐西卡叫個“玻璃”。

跟郵遞員潘濟克先生拉拉關係，早先也挺方便。只消替他張羅兩個報刊訂戶就行了，因為潘濟克先生對於這種訂戶是大感興趣的。要是你能把阿姨或是女鄰居說通，訂上一份“群眾”或是“女朋友”，潘濟克先生的心就會溶掉，像冰塊見了太陽。

那時候還能央求他交給你兩三封信，讓你去投遞。于是你就去敲收信人的門：

“誰呀？”女主人問。

“郵遞員！”一個粗嗓門發着沙聲說。

女主人探頭一看，就動气了。

“滾開……滾開，淘氣包！”她恫嚇着。“越鬧越不像話啦！”

她还拿揩桌布对你瞄准。

这时候，你就从怀里掏出信來，遞了过去，滿臉得意的笑：

“非常抱歉！”

女主人吃了一驚，朝信瞟一眼，果真是天下頂頂真实的信，于是臉上挺尷尬，不知怎么办，鼻头底下嘖嘖咕咕。有好些女主人甚至道歉啦。

但是打五月里起，潘济克先生就对孩子們生气，誰也不給一封信。这一切全得怨哥拉。有一回，潘济克先生交給他一封信，吩咐送給合作社女店員佐西亞，他却揭開信封，偷看了信，还拿信上的話到处乱講。偏巧这封信是佐西亞的未婚夫从“新胡达”^①寫來的，于是村子里就鬧得滿城風雨，而地方上的單身漢又把佐西亞折騰得好苦。这件事使潘济克先生大伤腦筋，他对孩子們說：

“你們全是些拖鼻涕娃娃，还不配做邮遞員啦。而且看起來，你們还是些地地道道的文盲，連人民憲法都不懂。”

“文盲”这个話，頂叫孩子們伤心。怎么着，他們不懂憲法？憲法能跟佐西亞的信扯到一塊嗎？这时候，巴杜拉說話了，他總是無所不知、無所不曉的：

“有什么大驚小怪的？看看憲法吧，七十四条說什么啦？”

大伙看了看，这才恍然大悟了。嗷，嗷，人家邮遞員潘济克多开通！紧跟着，孩子們对潘济克先生深厚的敬意，頓時增加兩倍。

但是关系却中断了。也許就此不能恢复。多可惜呵！

不过就算这样吧，在狼村小学里，使孩子們兴高采烈的事还有的是。从庇斯古普士开來的汽車停在这兒；离此三步以外，就是村消費合作社和食糧收購站；波蘭歌舞巡迴表演团的藝術家

① 波蘭著名的冶金联合工厂，在克拉科夫。

們，驅車上這兒來；全村的農民和礦工們在這兒開大會。這兒永遠是人來人往，人聲喧鬧，一張張新面孔……這兒是村子的心臟。只要一個人多少有點兒心竅和机灵，就能把日子過得挺不壞，而狼村小學的孩子們，是不缺乏心竅和机灵的。

這樣您就親眼看見了，儘管這兒擠得厲害，跟村政府也靠得太近，捎帶還有個克洛巴先生，因此產生許多的不舒服不愉快，但是狼村小學畢竟頂有趣。我私下頗為懷疑，狼村的男孩和小姑娘們，是否樂意把自己的學校跟別人掉換。至於六年級孩子們，那我能担保，他們不樂意。因為在目前，他們的生活特別輕鬆。呵，輕鬆極啦！

比方說，運動會早已過去，但是他們還生活在運動會的熱烈氣氛中。

下課的時候，五花八門的競賽在這兒舉行——賽跑羅，跳高羅，擲鐵球羅，擲鐵餅羅；一句話，輕量級運動員形形色色的項目。有時候摔跤或拳鬥也登場，那就稍微糟糕一點，在鄉村條件下，這種運動玩得走了樣，於是鄉下土話就管它們叫做“放血”了。趕上晴天，競賽在院子裡舉行，這還只算不幸的一半。刮破皮的，就只那些甘心刮破皮的，特別是胡鬧得太過火了，公務員克洛巴就會來個緊急制止。但眼下天老下雨，於是運動生活轉移到客廳裡，這是指教室裡，並且一古腦兒霸占了教室，要抗議是辦不到的。

必須十分留神才行，因為可能腦瓜上吃一記紙彈，或是運動員扑落到背脊上，這一刻他們正疊起凳子跳高。就連編輯委員們開會，也危險不過，因為這種會議經常會開個全武行。

只有靠窗戶的一張凳子，和壁爐跟前最後面的一張凳子，是保留地段。這兩處不得進行鍛煉和毆打。在第一個保留地段，坐着老在打瞌睡的斯古爾卡。斯古爾卡用香腸占據自己的保留

地段，他每天拿这个供应运动员們：他的要求并不高。只要不打着他的头，哪怕吵翻天他也能睡得安穩。第二个保留地段的凳子，是用來保存和閱讀运动报刊的。这些报刊好不容易弄到手，威望很高，人人加以爱护。不幸由于經費困难，新出版的就利用不上了。“运动新聞”到达狼村，是在問世以后第三天，而落到六年級运动员手里，就得隔上一星期，而且总是七零八碎。有时他們从弗西斯洛先生那兒弄到手，有时向从庇斯古普士來的人討。

除了这两个保留地段，我説过啦，就全是“运动会”的場地。嚇坏了的小姑娘們，靜悄悄坐在角落里。很不幸，女子競賽还没有提倡，她們只落得像讓人描像似的，痴在那兒。对于这种情况，她們也曾經抗議过，但一点不收效。

班委会么？可鬧笑話啦！推选出來以后，它連根指头也不会动彈过。話說回來，那又称得上什么选举呵！崗德拉先生當場就被喊到村上去，跟着大伙爱干什么就干什么——一下子吵翻了天，又是罵又是笑……目前甚至不曉得，这是説不記得，班委会主席是誰，秘書是誰，會計是誰，哪一些人給選上組長啦。而且會議記錄也丢失了。

只是，命运的嘲弄呵，仰仗小姑娘們的功劳，清潔組倒仿佛起了作用，甚至还在教室的一角安頓了洗手的地方——洗臉盆罗，洗臉水罗，干干淨淨的洗臉毛巾罗，样样齐全。呸，还有个校刊編輯委员会。从旧年起，这个委员会就建立了不坏的傳統，但是以后怎么样，話就很难說了，因为編委会給些淘气包們把持了，而要是七年級的哥拉，那个声名赫赫的运动员，得到他姑媽应許給他的足球，那么編輯委员会的工作，就要受到嚴重的打擾了。

对于这些事情，学校行政怎么对待呢？不錯，校長札揚契科

夫斯基先生不时闖進教室來，雷鳴般吼着，罰小兄弟們立壁角，還嚇唬說：“等着瞧吧，等我稍微空閑一點，就來收拾你們！”但是目前剛開學，誰也不得空。六年級學生們看透這一層，也就盡量利用這個時機了。

班主任么？問題剛好出在這兒，雖說開學已經兩個星期了，六年級却還沒有班主任。

呶，事情發生在……上學年，那時他們還在五年級，可是名聲就不大好啦。前任班主任斯泰爾瑪赫先生，日子過得不輕鬆。學年臨到結束時，他開始抱怨冒出了毛病，而整個兒暑假他都在海濱療養所醫治神經。的確，斯泰爾瑪赫先生在健康和衛生方面，過于斤斤較量，趕今年呢，他就寧可兼任五年級和七年級兩班班主任，但求不跟六年級打交道。其餘的教師們，不知怎麼，也沒有自告奮勇的。當然，他們各人早有各人自己一班了。

校長札揚契科夫斯基指望的是，他能委派教師中的新力量，這是庇斯古普士教育局答應過他的。但是日子一天天過去，新教師卻不見影兒。在這種情況下，出路就只剩一條了：請崗德拉先生擔任。

崗德拉先生是狼村最積極的人物，是一個無所不能的人物。要是沒了崗德拉，狼村會變成啥樣兒，真是想想都可怕。呶，要是沒了崗德拉，校長札揚契科夫斯基能办好什麼事，也實在難以想像。

這位瘦個兒年輕人，是一切活動、委員會和組織的靈魂，是村子里一切慶祝會、紀念會、文娛晚會的台柱。布置會場的是他，臨時作報告的是他，召集會議、發表議論和作出決定的也是他。上教育局辦交涉的是他，經辦教科書和學習用品的是他，而為了校舍、火油、煤斤和校具，在村政府吵架的也是他。早一晌爭取到五個化學藥瓶的就是他。其中有一個，六年級動物學家